

稻泥土砖房子

■罗海艳

现在的乡村,有钱人多,他们争先恐后修建自己的新房子,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旧土砖房都不见了,一栋栋钢筋混凝土房取而代。在外墙各色瓷砖的装饰下,这些美观可爱的新房子赏心悦目。

我家的土砖房是1980年砌的。我记忆特别深刻,刚打砌房用土砖的时候,我甚至很好奇地激动了很久。

打土砖取土,必然要用队上的稻田。队上在选择给你稻田的时候,多半是些很差很偏的稻田,或是很早的稻田,而且必须是在“双季稻”的晚稻收割完了之后。而这时,已是霜降之后,天气转凉,泥水有些冷。

我家打土砖取土的田,是后山水渠之上的一丘旱田。队上的要求是:头层田泥是肥泥,不准用于打砖,必须担开,用泥只能用头层以下的泥;并且,在用泥形成大坑后,必须得把大坑填上,让丘田恢复平整;又或者用泥特别多,与下一层级的田平位了,还得负责把田基平掉,与下一层田扩展形成一丘田,这样的话,队上将补助五十分计五个工。

选定太阳很大、霜很大的一天,我们家开始打土砖。

刚开始,我并不知道。一天从学校放学回来后,肚子饿,我问母亲要饭吃,寻到稻田里,才发现父母亲和大哥一起在田里打土砖呢。

一个泥坑里,第一回合的田泥已经和好,父亲正在往泥面上洒稻草,母亲和大哥则高挽着裤腿,把洒在泥面上的稻草一脚一脚踩进去。我突然觉得特好玩,泥巴一定软绵绵的,踩在上面,应该就像踩棉被一样,踩金色毯子一样。我顿时忘了肚子饿,好奇地一脚踩了下去。这不踩不知道,一踩吓一跳啊。我那踩进田泥的脚,任我怎么拔也拔不动,就好像打糍粑的擂棒陷进了糯泥里,脚和泥连成一体了,难以自拔。

恰在这时,来找我玩的几个小伙伴来了,他们也感到新奇,不由分说跳了进来。

小伙伴们一个个哇哇叫,不知怎么动第二脚。突然,一条鲜艳的红领巾飘进了我们的视线,她是我们的班长,也是我们队上最漂亮、最懂事、成绩最好的人。

她好像有过踩田泥的经验,没有我们那种兴奋和激动。只见她很熟练地一脚上来一脚下去,不慌不忙、不紧不慢,当稻草完全踩进泥里才再踩。在班上,我们就很怕她,也很愿意模仿学习她。这会儿看她这么认真仔细,我们也全都认真起来,丢了好玩的兴头,但还是不时尖叫。

就在我等小伙伴能玩转的了,我们只能远远观望。大人们先把打土砖的一个木模子放好,再挖一锄踩和好的砖泥放进模子里,对准模子的两斜对角,用力踩下两脚,把多余泥抹掉,不够就加泥,再用光脚板抹平,双手提起砖模子两边的竹提手,轻抖,砖泥成型土砖。土砖从模子里落下,晾晒三五天,至半干,码墙,继续任风吹日晒,直至全干。

田泥和好了,便开始打砖。打砖的一套劳作,更不是我等小伙伴能玩转的了,我们只能远远观望。大人们先把打土砖的一个木模子放好,再挖一锄踩和好的砖泥放进模子里,对准模子的两斜对角,用力踩下两脚,把多余泥抹掉,不够就加泥,再用光脚板抹平,双手提起砖模子两边的竹提手,轻抖,砖泥成型土砖。土砖从模子里落下,晾晒三五天,至半干,码墙,继续任风吹日晒,直至全干。

田泥和好了,便开始打砖。打砖的一套劳作,更不是我等小伙伴能玩转的了,我们只能远远观望。大人们先把打土砖的一个木模子放好,再挖一锄踩和好的砖泥放进模子里,对准模子的两斜对角,用力踩下两脚,把多余泥抹掉,不够就加泥,再用光脚板抹平,双手提起砖模子两边的竹提手,轻抖,砖泥成型土砖。土砖从模子里落下,晾晒三五天,至半干,码墙,继续任风吹日晒,直至全干。

可想而知,当时砌一间土砖房是多么艰难!那一年,我的父母亲为我们四兄弟共砌了五大间土砖房。大哥最先结婚,分了两间,后面的,谁结婚了谁分两间。后来我去部队了,离开了农村,结婚在九寨沟,转业回衡阳,我的两间土砖房就没有用上。十年前,五大间土砖房也拆了,一块土砖不留,在原有的宅基地上,建起了新的钢筋混凝土房。

后来我问父母,砖泥里为什么要加稻草?踩砖泥为什么不用牛踩?对第一个问题,他们说,加入稻草能提升泥的黏合力,不易开圪。第二个问题,父母的回答听得我心酸酸的:当时队上只有两头牛,哪家打土砖要用牛踩泥,除了要割一百斤青草喂牛外,还得从工分里扣减一百分,谁还用得起啊!

唉,那年代的土砖房,现在的孩子怎么知道它的来之不易哟?

做一无“饰”处的女子

■文 芳

我年少时特别喜欢看古装片,喜欢那些女子飘逸华丽的霓裳羽衣,更羡慕她们浑身佩戴各种精美的饰品。我觉得这不是爱慕虚荣,而是源自对美的渴望。

我结婚的年头,流行“三金”,但因婆婆生病多年,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,我就主动提出婚事从简。于是,他在首饰店里买了一枚心形铂金戒指,算是情定终生了。这是我拥有的第一件首饰。那时以为,戒指作为一种珍贵的饰物,不仅代表了美丽与时尚,更承载着深远的寓意和情感。它是爱情与承诺的象征,是生命中重要时刻的见证。然而,我那段婚姻只维持了12年。

后来,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。除了“三金”之外,他还给我买了玉镯,更是将“三金”升级到了钻石。宛若冰雪般纯净的钻石,蕴含着爱情的温暖与洁白,承载着我们的爱情和承诺。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,诉说着我们内心的情感和期许。它不仅是一种饰品,更是一种态度和追求。

或许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首饰,戒指戴在手上,生怕被刚蹭掉了钻石,做起事来更不方便。一对小小的耳钉也会让我觉得不堪负重,有次不小心掉了一个,发动全家帮我找,最后在浴室找到了,那份失而复得的喜悦真的是没法形容。想想,还是不戴了吧,若是再弄丢了,就辜负了老公的一片心意。玉,我是喜爱的,喜欢它温润清透的质地,晶莹但不耀眼的光泽,一如谦谦君子的品格。到了夏天,我便把玉镯喜滋滋地戴在手腕上,然而没几天就感觉索然无味。沉甸甸的且不说,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门框,只听到一声巨响,我顾不得手腕的疼痛,赶紧检查玉镯是否损坏,看到玉镯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。终于发现,这些首饰已然成了我的一块心病。我是生怕丢了或是弄坏了,于是全部摘下,锁进了保险柜。与其拥有后患得患失,不如远远地欣赏。所以,现在的我常年从头到脚,一无“饰”处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:如果一个女子不美,再多再好的首饰来装饰也难掩那一股子俗气,如果女子本身已足够美丽,又何须首饰来装点呢?

夏至,收拾衣橱,我毫不犹豫把各色连衣裙下架归箱。它们修身、飘逸,品质优良,彼时颇心悅。近两年,新的时光雕琢滋养,心气渐变,我对生活的感受和融入也随之改变。现在,在生活方式上,我都更倾向于自然舒适。连衣裙下架了,空出来的半边衣橱,尽是素色棉麻,看着就十分舒适,穿上更是欢喜。

人到中年,怎么舒适怎么过,像棉布一样,粗粗的,既质感,又绵软,亦如岁月一般。三毛的《简单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“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,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。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,这使我觉得清畅。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,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。我当心的去爱别人,因为比较不会泛滥。我爱哭的时候便哭,想笑的时候便笑,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。我不求深刻,只求简单。”关于简单,这段话我真是喜欢。简单多好!可以把很多不必要繁杂、不必要的是是非非舍去,做自己喜欢的事,把属于自己的时间放在简单和喜欢的事情上。比如,安静地读喜欢的文章,或者走长路去看心中的草木;比如,在深夜里静静等一次月归与月圆,或者与温暖的人相伴,为值得的人付出。时光苍老我,风霜雕琢我,苦难打磨我,慈悲救赎我。我已经不再飘逸,完全是棉布一样的性情了——那些漂亮的形式,都不及贴心的暖。

一无“饰”处的我将闲静、简单热爱到骨子里。黑发盘起,眉目从容,人群里悠然穿过。一身棉的素暖,麻的禅意,从外的静到内的安,再妥当不过了。何况,还有清风穿过长衫,扬起衣袂飘飘,让心在午后的阳光下,开出一朵又一朵安闲来。这样的时光,完全属于自己,可以什么也不做,斜倚阳台栅栏,品一杯自己煮的红茶咖啡,静看云聚云散;也可以穿上平底鞋,去一条花开正好的路上漫步,看蜂飞蝶舞,人来人往;当然,还可以低眉浅笑,怀想浪漫,怀想美好,怀想不着边际的清梦,然后旁若无人地沉醉。

我不刻意探寻生活的意义,只想努力幸福,努力善待别人,努力善待自己。不喜荣华,只贪些静好的时光,把自己宠爱成喜欢的模样。不做别人眼里的风景,只做自己心里的独好。我呀,就这样,一身柔棉的宽舒,一身旧麻的随意,一身素色的静暖,一身衣袂飘然的潇洒,路过风,路过雨,路过流年,路过幸福的时光。

我就想做那简素如白的女子,外有清清风姿,内有朗朗风骨,雨来承雨,风来迎风,喜时轻吟浅唱,忧时静默自省。亦想做那一无“饰”处的女子,穿素棉布裳,吃简单的饭菜,感简单的美好。人,只有安于简单的日子,方可在简单里过出细微,过出深长,过出静好。外表的繁华都是给别人看的,内心的安然,才是过给自己的!

我家“婵娟”

■何文胜

之前,一直把三角梅认作三角玫。因为,我知道它的确并不属于梅花那一类的植物。直到家里正儿八经养了一株三角梅后,要到网上搜索有关养护要点,我才惊觉原来的错漏——它不是梅花,但是,也写作“梅”的。我这才接受了它的芳名。正如傲雪迎春的腊梅,也并不是真正的梅花而要称之为“梅”一样。

三角梅几乎可以算得上南方最为深入“寻常百姓家”的花卉之一。一不留神,一个转眼,我们就可能在某一座庭院内、某一处阳台上,瞥见它蓬勃常绿的枝叶和久开不败的花朵。

三角梅之所以这样受欢迎,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:首先,它绝不娇嫩,极易于养护。这就令其生存发展具备了很好的普适性;第二,最大特性就是它超长的花期,而这正是人们特别欣赏它的原因之一。它紫色的花瓣、心形的绿叶,说实在的都不算特别惊艳,但是它的盛开几乎是无限期的。比如,我家这棵年前带回来的三角梅,直到现在还挂着淡紫色的花朵。

我倾向于用“婵娟”一词,来形容三角梅那丝绢一般的花瓣的质感。这也许是我在词汇理解上的某些错觉,但是,我还是希望借用这个意象来摹写它那朴素的美感。

逢年过节,添几钵花增加一些喜庆色彩是很多人家的习俗。过年的时候,朋友让我到他的花圃去玩。他刚好从外地运来种类繁多的花卉,准备迎接春节市场。他特意嘱咐家人让我先行选购几样,装点一下乡野的居室。其中,我就特意选了一盆十分喜欢的三角梅。它已经打过顶,所以不太往上生长,枝叶旁逸斜出,紫红色的花朵缀满其上,更适合放家里。选好后,我用漂亮的陶瓷花盆栽栽好。整个春节期间,我们都十分开心于它给家里所带来的多彩的美感。

出节后,我们回到城里上班,就有些疏于打理。过一段时间再去看它,居然有些萎靡不振的样子。我决定还是将之从花盆中取出,移植到院子外的花坛里。我总是固执地认为,花草树木,鸟兽虫鱼,都不能轻率地引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来。如果要将它们带进自己的生活,就没有理由不好好对待它们,因为它们也是一个个生命。

我在花坛里挖了一个坑,将三角梅重新种下,施了点肥,淋足了水。尽管这样,我还是不能放心下来。过了几天,我发现它的花没掉,叶子也没黄,这才心安。周末再去看,它就已经完全恢复长势,尤其是打过顶的主干重新生出向上的枝条,显得更是立体丰满。这是之前所不曾见着的“美丰姿”,我想主要原因应该是扎根大地,更能有成长的空间和营养吧。我们的内心由此特别快意,不禁感叹,只有把花草树木种在广博大地上,才是最令人放心的。

前段时间,无意中看到新闻里说,南方某地,一对父子二十多年将自家的一株三角梅养到九层楼高,那花繁叶茂的模样实在令人震惊。我也曾在单位附近一个老旧院落看见一株三角梅,长在围墙一角,烂漫的花朵冲击着视野。这么看来,极普通的三角梅也变得不那么普通了。假如养在花盆里,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这么强烈的生命力和视觉冲击力的。

也许,有人惋惜三角梅不够香,这确是事实。但是,要不要引以为憾则需另当别论。正如宋代诗人卢梅坡所言: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梅香而太白,雪白而无香,这无可遗憾,而是各有千秋,各擅胜场。我们经常看到,长得大美艳丽的花卉往往不那么馨香,而馨香袭人的花卉往往都小得不甚起眼,如茉莉花、栀子花和桂花那样的。或者说,一个实诚的人,很难得很浪漫;而浪漫的人,往往少那么一点点实诚。

世间事就是这样,十全十美的好事终归难得。这或许是大自然的一种天然的平衡,也是我们品味花木所能得到的一个启示吧。

